

和平神祇*

骆一禾

1988

1. 突然之间我原谅什么了
从我的心里
把一排狂热的钟鼓丢在了深渊

当巧制的金属
在深谷里破碎而闪烁的时候
我顿时也是那么怅然若失
苍山如海
一座一座地漂上我的眼睛

你什么都没有了
广阔的沙漠间横卧着一线模糊的黄光
天空寂寥
香馨一个挨着一个地躺着
黄昏宽怀地站立

*Click to View:<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0630125235/https://libgen.is/fiction/D88BD57744DB8070A045FAC9E9D371F0>

把黑夜吸进眼底
一块一块地补缀着燃烧的裂隙

看大地逐渐在落日中消失沉没
那景象是恐怖的
每一处河口都俯卧着一些巨兽
在月光下晾晒着陈年的皮毛
散发着走硝的气味

而你的生命
还在化冻的原野上被寒气所催逼着
我举目了望
还看见了千万双手在冰凉的泥浆里错动
一手抓着潮湿的土可以长庄稼的土
一手抓着掺杂在泥土中的冰屑
记忆在春季的大风里
像一块脱离了火堆的柴禾
隐隐通红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可以去干什么？
地球上布满了人类的疑问
寒风衰落在积雪里凜凜生光
明天一早又该起身了
我灰色的影子又要划过天地

2. 真的我已经失去了哀号悲泣和喊叫的能力
属于我的历史
不就是一小段沉默的历史

一段激颤不止的
和平的历史
战争从四面八方涌来
痛疼使和平失去了自己的感觉
我只有疲惫不堪的感觉
睡眠的感觉
刀口在睡眠上方独自醒着

像一排尖利的牙齿
在几道孤烟腾起的平原上霍霍地嗡鸣
而我的耳鼓已经疲倦了

除去不时被体内的战栗所惊醒的睡梦
我的耳朵什么都听不见了
我的耳朵是两朵白花
开放在没有听觉的世界里
微微地吐馨

3. 梦境搅扰烦乱不安

在这世界上
最有力量的东西都喋喋不休地在梦里复现
直到你是一夜睡眠
一股飘郎的清泉
或者是一些刚刚出朵的蓓蕾
它们仍然喧哗着

在一些非常时期一些终生难忘的日子
我只是在一瞬间就已经完成了
终生如此而世代如此
就在我们性格的四周
世界的燃料早已是熊熊的大火
金雨如电火舌吞袭
然而我们庆幸的是

实际上我们只受一种痛苦
那就是我们的性格之苦

在这个异常宽广而又美丽的大地上
游荡着我们这些脆弱的神明
每一个人都背负着一份痛苦
就像背负着天赐的良机火石和淡水
千千万万种痛苦
却在这一夜的梦境中
一齐闪过撞在我沙哑的胸口上

只有在梦境里才有这回事
你没有自己的感觉
有的是你经历的感觉
操纵的感觉被操纵的感觉
一头巨象骑跨在另一头巨象上
青灰的厚重的皮膜被两方的火药烧灼得血红
你有张嘴说着别人话说的感觉
你们已战死沙场
在一种涂满花纹和电火的圆柱体的碾压下
他们祈祷着家园

而一片和平的窗子
正缓缓地飞上蔚蓝的天空

醒过来不要让你的梦境里的人类
成为食物
或者是血或者是你的骨肉

4. 我在排列整齐的画廊里
看着那些金黄的位于世界中心的人体
呵
你这久别了的辉煌时刻
这神明赐福于我的时刻
我的手上
紧紧握着一对木石姻缘的
陶土的小人儿

那幻念那任凭着我们的造物在其中走动的
自由的空间时间
都仿佛茫茫不见
只有一束缭绕的银灰色光线
从漏雨的屋顶上直射下来

被一日的春风吹动
微微地飘卷
一如孤独的长发

我和我捡来的妻子
穿着花布衣服的妻子
一样欢欣
我们要一起上路了
没什么可以收拾的她收拾着自己的双手
昨夜她曾经失声痛哭

那一缕孤独的光线
照耀着她的国土
乌黑的头发长长地沉睡在她的脚边
她是个贫穷的女王
住在自己干净的窗子上面
她是和平神祇

5. 哦我的短暂的
迅速流逝的神祇
我的头发女王

一阵失声的痛哭之后我已经陷入了遐想

如果一座营造的城市
要想从头过起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的果园久已抛荒而变野
我也会感到全身乏力
你的幻想你连绵的骨骼
你的穹顶
你欢乐的苍天
该不会黯淡吧

而这时候你正在扑落着发间的灰尘
抖落锁链的痕迹
双腿洗濯得一片白净
你的头顶正开放着一树红艳艳的桃花

大水流过了你的双唇

奇迹是有的
再生是有的

这就是说我的头颅是高贵的
我的产物也应该高贵

6. 你有两只手
两只勤劳的手
你有两只乌黑的眼睛
你有一条修长的身体
宛若一束桃花
一尾流水似的桃花鱼
正跳跃在你的心里
你说话的时候
有十七种奇怪的声音
你所使用的是和我不一样的声音
而当你对我说话的时候
我觉得它很动听十分美丽
你把我们的孩子叫做泰山
一座会跳的泰山
有脚的泰山
长着一个黑黑的鼻子

7. 在薄光披拂着的和平的黑夜

我在田野上种下了第一颗蚕豆
沿着干燥的新月
你开始环绕着水
浑圆的肢体从水中涨漾流出
你这样谈起了地球
你开始给陌生的事物取出了名字
贴在温暖的玻璃上

当一片大红笼罩了曙光
我们开始饮水
把高高堆起的燃料用水淋湿
还给他性灵成为整齐的木料
那里是你
使我们大地的仓库

在那里我贮存的只是一种神秘的液体
是少女春季的眼泪
并且在那里贮存着唯一的固体
那就是人类的心

也就是我们的心

然后你用手指画出门坎画出门框
画出那扇你从家乡带来的窗子
往返于天然的空气
你是和平神祇
把你的彩带从空气中取出
把你的头巾从空气中取出
把你欢快的六只燕子从空气中取出
太阳照耀着眼泪的屋子
一朵大红花飘香的屋子
你是和平神祇

8. 哦不知道这都是从哪里来的
难道说
这就是和平花朵和平神祇
从人类的生命里拿出了多少无辜的工具

我周身的血液浩浩荡荡
被新鲜所痛苦着
你常在睡梦中微微地战栗
却并不醒来

我知道你又梦见了那些人类的往事
也许我该把你摇醒

看你的窗户上安然地平放着千条春光
我应该整齐地穿着那件青绿的衣服
和平神祇和平神祇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那黄光稀薄的秋原淡忘
怎能把孤烟四起的雪地丢开呢
和平神祇

9. 自从人类解放了辽阔的自然以来
我已经很久不像今天这样修整你的桃园了
我一枝枝地翻动着你的桃花
意识到我们解放的乃是大于我们的几千万倍的力量

做自然的主人
也只是水上行舟
驾驭者也就是围困着

而今辽阔的田畴在响亮地喝水

多么甜蜜啊
这个情人们的字眼
我的躯体里面遍体鳞伤
既没有酣梦的机会也没有空想

10. 你不可局限她这和平神祇
在日食投下的光线里
她的身躯点点闪亮

万物的由来谁能知道它们的起始
我从这里走来
我要忠实于我和平的历史
在这里野草芳菲飞鸟投林
自由地来去
归帆凸露于海面
大海正缓缓地澎湃缓缓地鼓起
你将收获的是你所种下的种子
你将开拓的是你们手上沾满的泥土
看海阔天空
地球清秀而完整

我以此作为唯一的享乐
在黑暗之中
我田野暗淡的道路在留恋中发亮
刻满你手指的踪迹
匆匆地投下指环的光轮
并排地靠在心里
红红掉落下来你在太空中叮咚作响

美好的青春
你在哪儿呵
平坦的灯光也就是我爱的灯光
在我的心头微微地发绿

太久了太久了
我们几乎已经不能返回
我做种下的种子是你给我的种子
我所哺育的桃花是你种下的桃花
我们就在这里
用不被创痛揭开的语言
用新鲜的种子新鲜的桃花
和平地编织着

这时候编织就是遗忘
对于抗争和艰苦的遗忘
这时候编织就是抚慰
对于落花再来年年春红的挽留般的抚慰
在这时候
无言也已经开放了热忱

这时候坚实的种子饱满的种子
艳丽的桃花民间的桃花
微微地轻盈
微微地沉重
它们都硌痛着你的胸怀
我们的感情
一如岁月的流逝衣衫的增减
棉花和流水的更替

11. 在聪明的原木和我笨拙的头脑里
我清彻而辽朗
摊晒着细密的麦子
和那麦子上亲爱的妻子
使你在梦境中飞舞

照耀河面的烈日松开双手
让松林间奔跑出善良的动物
鹿或者其他的
而河流像我一样
在干燥中展开干燥映衬着我的心地潮湿
疾浪翻滚
性急渊广而易旱

积雪层层变白
就像你沐浴的身体
田野上一片青紫新月的光辉
也像你一样从容灿烂
照耀着半岛上的港口
流水日夜不停如同流畅的汗珠
那飘摇的银屑
正把难忘的回忆
贴满木门

12. 放开你的双手
天气晴朗
你的双手是自由的道路

直通到层层浪花之间
不知道是大地紧抓着我的衣襟
还是我紧靠着大地压紧了松弛的背脊

雨点带着鼓点远去了
它那沙沙的声响扑落万片新叶
你的手掌微弱地燃烧
手捧着一团淡绿的气体
它飘拂在手心的中央
就像是爱情正在呼吸

我将回忆这和平的初始
这年年月月
这完整的一日
大海无边无形无踪无影
我在这低垂的平野上
感受着你的起伏
和平是我所知道的
最难捉摸的时刻
思如泉涌青春与欢乐短暂易逝
一去不来令人难忘

温暖的人性踊跃而蓬勃
因心痛它而久久地颤动着
因心痛它而放生呼喊

日月之间游走着飞快的车子
奔驰着颠簸的巨车

13. 流水在滚沸中消失
一群飞鸟雪一样的背脊掠过飘风白日

你要什么和平神祇
你去把它拿走
把白桦林卷曲的树皮揭开
坦露出珍藏的衣服
让你自己把它披上

在流逝的阳光中笑个不停
在自由的道路上
淡蓝色的晨霭中树梢吹动
穿过阵阵秋雨画出湿润的天空
野葛绣在水上荣荣谢谢

褐色的腿迎风飞舞

是你带领着江流宛转
我们在大地上飞行
是你头枕着含笑的双手酥软
白云逼近你
低沉的雨后张开着眼睛
鲜花逐流落英缤纷
田野美丽
平原孤独

你远行万里一日思家
在挥动的手臂间
我体味着日夜的往复
心灵的沉思和肉体令人遐想的感觉
每逢飞鸟升高
我就笼罩在万有之上
深深地降低